

濂洛關閩書

四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

氣質章句上

凡四十
四章

朱子曰：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

氣質之美者，其所設施亦可以見長而局於一偏，故其用小者從事道學，則識明守定而應變之才靡所不周，其爲力較大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

皆以心地爲本。

心者虛靈不昧之體，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故自古聖賢莫不以心地爲萬事之本而務存焉者也。放其心而不知求，故失之驚，寂守其心而無所用，則又流於異端虛無之學矣。

○朱子曰：人之所以

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去私意，則樂矣。

私意一萌於中，將日用動靜之間，紛紛纏擾，無非憂惑懼之境，此所以不樂也。誠能克去私意，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胥次灑然，毫無繫累，其視天地萬物靡不各得其所矣。何樂

之？○朱子曰：人不可以不莊嚴。所謂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端莊嚴肅，主敬之功也。吾人一身日用動靜之間，不可不時時檢束。蓋禮所謂君子莊敬則德性日強，安肆則

忠氣日偷，非細故也。

○朱子曰：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言知所以爲士，則知所以爲聖人矣。

士者有志於聖人而未達者也。

乃古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豈易視聖人哉？蓋以士雖未至乎聖人，而其所爲皆聖人之事，故知所以爲士，則所以爲聖人者亦從此而造之耳。豈別有幽深高遠之不可知哉？

○朱子曰：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

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閒哉。此教人以變化氣質

之道。言明知氣質之偏。而欲勝之。亦惟於日用之間。屢加省察。而偶有所偏。卽痛自懲創。使之去其偏而合於理。可耳。觀周子之言。惡必自己易之。中亦自己至之。豈他人所能助哉。

○朱子曰。天理人欲。幾微之間。理天

至公。人欲至私。判若霄壤。然當發念之初。特幾希微渺之間耳。辨之不蚤。則有溺於欲而不自知者。故君子務窮理。而必謹之於獨。以審其幾焉。

○朱子曰。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

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撫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尋常之見。而直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之今

學者卽下所謂蓄藏之富。誦說之工也。古人所至。則以聖人自期。而至於純粹以精之地也。是故君子之於學。豈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哉。固將求至乎古人所造之極。而後可以語學耳。夫既求至於古人。則非僅規撫而摹倣之。綴緝而聯續之者。所能就其德業也。當必有以超出尋常。取法乎上。然後古人之所至者可得而至焉。

夫古人之學。何爲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騁於末流。竭精殫思。惟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

古人之學。果何所爲也。蓋致吾心之知見之明焉。立一己之志。守之固焉。擇執既久而精微深奧之蘊。由是以造之。光輝盛大之業。由是以充之。且自其美大者優游漸漬以幾於化。而入於聖人之域。無不可者。不此之務。乃營營焉逐末

隨流。竭精殫思。馳騁於蓄藏之富。誦說之工。學不師古。何以入聖。然則彼之自以爲能者。特學其所學。而非吾之所謂學也已。

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

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爲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爲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由此觀之古人之所爲可知矣今人之所爲亦可知矣能循古人之所爲則上之可以爲聖爲賢下之亦不失吾性命之固有而安之若素自非貧窮之所得移矣况得時而行則卽本其窮居之理舉而措之亦何所往而

不宜哉。若由今人之所爲極其蓄藏之富誦說之工之效雖足與今之爲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名然而窮通有命其得與失又未可知徒自見棄於聖賢而已世之學者當亟反其所爲毋謂今人之不古者也。○朱子曰天下事無不

可爲但在人自強如何耳。天下之事在天下之人任之無不可爲者人能奮發爲雄則事無難易功可立見故特患不自強耳何患不可爲哉○朱子曰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

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人無英銳之氣則志必卑

陋而不足以語上然或過盛而無以制之則爲氣所使飛揚倔彊不肯遜志於學此學人之通患也。○朱子曰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矜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

欲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善量無窮終身行之不盡故正誼者不謀利明道者

不計功而後可與入聖賢之城若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若盈責報甚著以至善日消惡日長不自知其陷溺於利欲之橫流焉然則爲善者豈毋遽自足以微一時之幸也。○朱子曰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

思索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

衆理易明矣。此教人以主敬之學也正容端坐以斂其身思索義理以收其心既知所持守矣又於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凡動靜作止之間皆有常度而不放如此則內外本末交致其功而本立理明自可上達矣○朱子曰攻吾

短者乃所以成吾之長。固仁人之所不忍棄也。

人苦不自見其短。而又無攻治之者。故終無以自成其長。若肯攻吾之短。不少隱諱。則因而修省克治。乃所以成吾之長也。此固仁人所日求而不

可得者。尙忍輕棄其言而不之聽乎。

○朱子曰。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

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

心之體本靜也。而感物則趨於動。心之用本善也。而有時入於不善。

夫動而流於不善者。豈心體之本然哉。蓋人爲物欲所誘。遂以陷溺其本然之善心而至此耳。此靜存而動察所宜亟亟也。

○朱子曰。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

以自省可也。

德蘊於中者也。言貌見於外者也。本其蘊於中者而見於外。故爲內德之符。惟有德者。涵養純粹。斯發諸言。則溫厚和平。而譌然可聽。形諸貌。則端莊整肅。而儼然可尊。此自然而然。非可襲取而僞爲者也。不惟以此觀人。人不可得而瘦。

學者尤當以此自省其身。言必思忠。貌必思恭。而後鄙倍不出於口。暴慢不形於容。而可以自進其德也。

○朱子曰。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

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

心固在內。而隨感而應。則常見乎外。故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皆心之用。而人所未嘗離者。是以既存於內。而又不可不致謹於外焉。此主敬之功。所以必合內外而交盡也。

○朱子曰。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慮。

朝廷以科舉取士。非習此無以爲進身之階。故

雖賢者亦不免焉。但當循理安命。聽其自然。勿汲汲以逐時好。而縈情於得失。則心地恬愉。自無怵惕急迫之慮矣。朱子又曰。科舉非能累人。人自累科舉耳。此語不可不察。

○朱子曰。不爲物欲所昏。則渾然天

理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一爲物欲所昏。將遂失其本心。而天理亡矣。誠此心常存。清明不昧。絕去物欲之蔽。則本體純全。渾然天理。自有順適之安。而無陷溺之危矣。學者當加存養省察之功也。

○朱子曰。感物而動者。

聖愚之所同。但衆人昧天性。故其動也流。賢人知天性。故其動也節。聖人盡天性。故其動也無事於節。而自無不當耳。感物而動者。如喜怒哀樂隨感而動。乃聖愚之所同。但衆人不知天命之性。故不能戒慎恐懼。而其動或失之過。而至於流。賢人知天命之性。則知所謹。而其動也節。不至於流矣。惟聖人則全乎天所賦之理。因物而應。無事於節。而自無不合。此聖賢庸愚之所以分也。

○朱子曰。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

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

疾疢猶病患。天理人欲皆生於一心。而公私邪正於此分焉。但此心本然。莫非天理。順理而行。則公而且正。若夫人欲實此心之疾疢。苟順欲

而行。則私而且邪。甚矣。夫公而正。故有天理自然之安。心逸而日休。私而邪。故有人欲陷溺之危。心勞而日拙。理欲之介。起念甚微。關係甚鉅。不可不致謹也。

○問人心道心。朱子曰。飲食。人心也。非其道。

非其義。萬鍾不取。道心也。若道心爲主。則人心聽命於道心耳。

有口腹即思飲食。人心爲之也。非道義。萬鍾不取。道心爲之也。人心一勝。便不顧理義。而道心反爲所害。若道

心爲主。則見明守定。而一切聲色貨利之人心。皆受其節制。而聽命於道心焉。此危微之介。不可以不察也。

○朱子曰。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

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

學而知所擇。明善之事也。此固爲難。能擇而勇足以行。克私意。去俗累。誠身之事也。此則又難。士苟知學而求德業之成就。可不加意於

此○朱子曰：理義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閒斷，則無不得之理。孟子所謂歸而求之

有餘師者，此也。

天地之閒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而其所以然，總不外吾形性之中，而有以通乎事物之故，人患不自求耳。誠反之於身下切實工夫，盡力思索，勿因循而不詳細，閒斷而不接續，則用力久自有貫通之時，其理豈有不得，苟能如是，不

必良師啓發，亦能自有得，不能如是，雖良師在前，亦未如之何，故孟子言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朱子曰：惟學爲能變化氣質，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

計較於今是昨非之閒，恐其勞而無補也。

人之氣質美惡不同，不學則終於一定而不可易，惟讀書窮理以致其知，主敬存心以立其誠，則日新月異，久而自化，若舍此不務而徒切切焉計較於今是昨非

之閒，則所得亦未矣，非徒勞而無補乎。

○朱子曰：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已，

不務其外而務其內。

立身揚名，顯親之大者也，故古君子之思顯其親者，惟以此爲足恃，而身所以立，非俯仰從俗，苟得富貴之謂，名所以揚，非獵取聲華，暴得虛譽之謂，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已，則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矣，不務其外而務

其內，則欲爲善，思貽令名必求，欲爲不善，恐致羞辱，必不果矣，豈非顯親之大哉。

○朱子曰：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

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

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

言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蓋爲己不爲人也，又當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蓋事內不事外也，知此則志向一定，然後循其次序，勉勉而用力焉，嚴以持之，必使此心之

外更無異念。而習俗之所謂能否。人世之所謂毀譽。身之所謂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而亂之。然後聖賢之學問乃可幾。而及耳。若徇外以爲人。忘內而失己。逐逐營營。又豈所以爲學之道哉。○朱子曰。所謂修辭立誠。以

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此爲工文詞而不知

進修者發。言易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仍欲吾即凡所發而加謹焉。以致其躬行之實。然言語尤所發之易放而難收者。故必於此乎先慎也。世之專務作文者。亦將曰。吾以修辭也。豈知固非作文之謂哉。夫亦可返而思所以居業矣。○朱子曰。患

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卽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言貞遇之學患難逆

境較處順爲難。不幸而當其際。必自處者能善其道。而不至爲榮辱死生之所動。乃見吾學正志之力。不然。將有苟免之爲。與不能安於義命而戚戚於貧賤者。其無學力亦何以異耶。繫辭九卦盡處憂患之道。學者宜自勉焉。○朱子曰。人之氣

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

不一也。此言教有成法。而學有不同也。蓋人之氣稟得於天。或高朗而清。或昏昧而濁。或真粹而純。或偏雜而駁。皆不能一例而論。是以聖人之教高不可亢。卑不可貶。其所以自立準則於上者。至嚴而整肅。至密而深粹。而所以循循善誘於下者。又至寬而從容。至廣而開豁。雖學者之觀感領受。漸化於其中者。淺深異造。遲速異候。效驗或不同。而教者之立法。所以應彼之取資者。總欲長養其才。涵育其德。此心未嘗不一也。此聖教之所以弘也。○朱子曰。隨時而變。動靜不失

其宜。乃進德修業之要也。此觀乾四申進无咎之意。曰變者。卽所謂上下無常。進退無恆也。惟隨時而變。乘可上可進之時。而不先不後以及之。則進而上動也。退而下靜也。皆不失其因時之宜。自非苟且以赴功名者。乃爲進德修

業之實也。

○朱子曰：處己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

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內而處己，外而接物，其道非有二端。己之

既得，則應物自可無失。苟於物有失，必其於己有未得也。所謂得失者，何以理言也？己與物同此理，理得則無不得，理失則無不失。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則不顧乎理，而非君子所當論矣。恐人誤計利害，故特言此。

○朱子曰：聖人

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血氣隨時消長者也。志氣則存乎人，不因時爲進退。常人當遲暮之年，每至頹靡不振，惟聖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志氣既定，始終如一。

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初不藉乎血氣以用事也。

○朱子曰：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不難於文而難於實，不難於小而難於大。士人所以

思自立於斯世者，不難於文字相高，而難於實行可久，不難於小廉曲謹，而難於大節遠慮。是以君子必踐其實而務其大者。

○朱子曰：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

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

過者已然之失也。患者未至之害也。過匿於在己，故必勇以改之，而使其決去。患生於在人，故必怯以防之，而恐爲所侵。然能改過則勤於修省，自不至招尤於人，而其防患也愈密，能

防患則知所戒懼，常益以反求諸己，而其改過也愈嚴。二者相須爲功，斯慝無不修，惑無不辨，而可以徙義崇德矣。

○朱子曰：無慕於外而自爲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爲非，此聖

人之事也。蓋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飭，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加乎其身，皆爲其

知所畏也。

聖人不假乎勸懲而自能爲善去惡。下此則必鑒於外而後能惕於中。蓋凡不善不仁之類皆吾所當深懼。而若將浼者。特患人不知所畏耳。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則知所畏而自不敢爲惡。以從善矣。此反觀借鑒之功。中材必

不可少也。

○朱子曰。容貌辭色之間。正是學者持養用力之地。

容貌辭色乃德之符。君子之所重也。若不操存省察。則所存所發有不得其正者矣。故學者所當持養用力於其間也。

○朱子曰。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

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脩也。

禮之所廢者。小學之不講也。古之人自能食能言。便有禮教。及出就

外傳以後。莫不率是道焉。是以幼而習於身。長而行於家。進而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教於閭里。傳之子孫。皆知敬共修職。此先王制禮所爲美而可由也。今之士大夫不然。禮之廢也。蓋已久矣。噫。此小學所以維大學之衰歟。

○朱子曰。自道

學不明。千有餘年。爲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

孔孟而後。道學不明。千有餘年。陷溺已久。爲士者耳聞目見。無非調章訓詁之陋習。而識見所

及志趣所嚮。不過如此。便以爲此外無餘事矣。嗟乎。士焉得有實學哉。

○朱子曰。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

者汎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

讀書者窮搜博覽。務求其廣。而涉獵蠡淺。不求其精。此今人之通患也。是以資性純拙者

則日見刻苦。涉此馳彼。安能恬然順適。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資性明敏者。日見平易。誇多鬪靡。安能洞徹本原。故汎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各不同。然皆務廣而不求精之故。所以受病之源則一也。知其病而惟以求精者藥之。庶其有瘳乎。

○朱子

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要分別是非而去彼取此耳。

爲學之功非有他也。行習著察。不在日用之外。是故自身而言。則動靜不失其時。語默各當其節。檢之必嚴。自家而言。則事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盡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要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日用切實爲學道理。大抵檢身居家窮理之際。祇要分別是非。而去彼取此。以歸於至是耳。豈別有幽深奧渺之可言哉。

○朱子曰。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於其中。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綴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

此言求道者當講學以窮其理也。夫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者古今人心之所同然。未嘗不在也。但世

之業儒者。自其始志。便爲利祿所誘。則心所當然之道。既決潰於其中。而文詞之組麗。見聞之綴拾。又不能以發明夫道。而日夜務華鮮實。有以滲泄而逗漏之。乃使其心日流於外。無復知道之在是矣。是以雖欲慕名而勉爲之。然其心之所安。終不忘於利祿。究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知求道矣。又盡棄夫問學之功。以妄希於道。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乃曰。此口耳之習。吾將以德性爲事。而實求夫躬行力踐也。夫躬行力踐。誠學者之要歸也。然學未講理。未窮其於躬行力踐。寧有當乎。不知仁者道之體也。恕者道之用也。西銘太極者。言道之書。而示人以探本窮源。致知力行之要也。非組麗之文詞。綴拾之見聞也。窮而極之。而道在是。循而習之。而道在是。今乃惡人言之而不能出其思慮。以深致察焉。是直惡人之言道。而甘自絕於道。猶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問學之不可廢。固如是矣。

○

朱子曰。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貧賤不能如願。固有分焉。

無如何也。若富貴之極。得如所願。可以無所不爲矣。然亦事有限制。心有裁節。安於所當爲之理。而後可也。然則貧賤固宜安分。富貴尤當循理。彼驕奢縱欲。怙侈滅義者。不轉瞬而富貴安在哉。

○朱子曰。日誦聖賢之言。探

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日誦聖賢之言。將以有用也。蓋聖賢之言。皆日用常行之理。本自切近平實。故得其言者。可以措之事而裕如今乃

鉤深探索。好高務遠。及至臨事全無得力之處。則雖自謂探索。實未嘗於聖賢切實之地。沈潛玩味而有得也。雖日誦亦奚以爲哉。

○朱子曰。昨日爲善。今日爲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

爲惡。今日爲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爲其人也。

善當好而惡當惡。此出於天理之公。昔善而今惡。則惡之是惡其惡也。昔惡而今善。則好之是好其善也。蓋因善惡而有好惡。非爲其人而有

好惡。所謂無私心而當於理。若伯夷之不念舊惡是也。

氣質章句下

凡四
十章

朱子曰。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

凡禮皆有本有文。以家禮言之。一家之中。名分不紊。愛敬真誠。其本也。生而冠昏。死而喪祭。儀章度數。其文也。其本則人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一日廢弛。其文則紀綱人道之終始。亦人家之最切要者。雖行之有時。用之有地。然非講究精詳。服習嫻熟。則臨時必不能合宜。而中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

○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閒。正當審決。親之於子。有天性之恩。愛其子。理之正也。若愛之之過。必欲其如何而後已。妄設意外之事。以期望之。則極思妄想。而邪矣。正者天理也。邪者人欲也。此理欲之閒。不可不審決也。

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爲親榮也大矣。

事親者以誠不以文。世人日圖富貴利達。以爲親榮。似亦可矣。然此其小焉者也。但能篤志聖賢。力行德義。使人因其身以及其親。謂之

爲君子之子焉。此正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者。其爲親榮。不亦大乎。君子所以常廬此志也。

○朱子曰。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

也。學務自得於己。非在言上做工夫。至不得已而有言。亦道其心之所得耳。古人立言。所以明道垂教。其詞純粹中正。未嘗求異於人。而傳之後世。知其卓然非常者。蓋有德者之言。固非詞章浮藻之比也。

○朱子曰。學者當自博

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乃得其序。

此教人以學之序也。自博而約。必多識而後一貫也。自易而難。必下學而後上達也。自近而遠。必修齊而後治平也。學者當循序漸進。斯可有功。不得其序。而希心躐等。卒之迄無

所就。亦奚益哉。

○朱子曰。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終窶且貧。亦士人之常也。倘無堅定之操。則不能安貧而卑汗苟賤之態。無所不至矣。故士君子雖不可以貧賤驕人。然要必恬淡自安。

無易其平日操守，斯志氣堅定，乃可以爲進德修業之基，則甚善耳。○朱子曰：講學祇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

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探者亦非也。義理者大中至正之天理，非人之所能爲，講學者正以明此而已。天理自然，無過不及，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

抑之，使近是，溺於卑陋，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是，好爲高奇，亦非也。此皆不肯細心理會，而妄以己意遷就義理，多見其講學之無當也。○朱子曰：君臣之義與生俱生，果非從外得也。臣

爲五倫之一，而大義則與生俱來，盡上下交而志同，君之禮臣。臣

臣之忠，君皆自至性中流出，非有一毫矯飾，此豈從外得乎。○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

其中矣。德者仁義禮知之德，由德而出之，則爲行，德積於內而行見於外，是德爲行之本也。君子勤修內治，以全乎天之所以與我者，迨德成而行即立焉，非於德之外別有所爲行也，故曰行在其中矣。○朱子曰：朋友之於

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

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朋友以人合者，於人倫之中，邂逅相逢，便是投合，勢若輕矣，而百年締好，死生契闊，則所繫爲甚重，易合亦易離，分若疏矣，而敬業樂羣，同堂講習，則所關爲至親，且勢輕分疏，名若小矣，而

忠告善道，責善輔仁，則所職爲甚大。古聖人之修道立教，必重乎此者，以爲非此則綱常倫理無所藉以維持，而可至於輕相棄哉。○朱子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而古之君子不盡人之

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此處友之道也。朋友以義合，凡交際儀文固未可盡廢，然所以一言投合，久要不忘者，惟此心耳。使徒相尚以儀文，而必欲盡人之歡，則彼或偶有疏闊，便生疑貳，必欲竭人之忠，則彼或格於時勢，便

出怨誹。豈所以全交哉。是故古之君子不爲也。

○朱子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

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

古之學者爲己。我輩要須知得此意。然後趨向正而功力事而學可至於有成。今人皆不知此。不以讀書治己爲先。循序漸進而馳情獵等。便欲急於聞道。夫是以實少而文勝。言多而

行不掩。而其學終無所歸也。不亦深可惜哉。

○朱子曰。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

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爵祿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

言父兄之愛其子弟者。當求明師良友以導之。使之明理修行。以誠其身而已。爵祿名譽聽之可也。

不然爲父兄者。自其子弟之始志於學。便誘之以爵祿。導之以名譽。有良師友而不知求。安望能知行並進。以幾於有成乎。

○朱子曰。思親之感。發於自然。但不以事奪之可也。

值親

之喪。家貧多事。未能守居喪之禮。然思親之感。發於人心之自然。雖不得已。而治事但盡其哀痛之心。不以事而奪可也。此亦爲貧而居喪者論變通之法也。

○朱子曰。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

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

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

古今之不相見者時也。得失之不相掩者事也。傳古人之事者存乎書。讀古人之書者存乎人。以今人讀古人之書。而能不爲時代所隔。立定其事之得失者。蓋本吾心大公之理以斷之。是則所謂仁也。仁

本吾性所固有。學者誠能於性之發見處。卽一念之有覺者。默識斯理而固存之於心。則隨耳目之所聞見。無非至理之著見。而凡事之來。我可以據理而衡其得失矣。

○朱子曰。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